

珍藏毛澤東像章34萬枚 潘庭宏來港展出紅色文物

趙堅堂演獨腳戲《一天》

趙堅堂在《一天》中經歷了生老病死的一生

事見證時代變遷



趙堅堂在《一天》中經歷了生老病死的一生。事見證時代變遷。通過電車司機張三的故事，展現了香港社會的變遷。

【本報訊】趙堅堂及胡海輝繼《一個演員的夢》後，再次挑戰獨角舞台，以編作劇的方式，結合現場音樂，帶來全新作品《一天》。

故事靈感源自上海作家陳村同名短篇小說，場景則重設於香港，並以電車為意象。電車每天走在同一條路軌上，但沿途風景隨着歲月不斷變遷，正好印證香港的轉變。《一天》故事以電車司機張三由早到晚的工作為軸心，他在繁鬧喧嘩的城市雜聲中，過着似是而非的生活，當他離開工作崗位後，時間不知不覺已經流逝了數十年。他經歷了一生的生老病死，亦見證了時代的變遷。沿着電車百年軌跡，留着一天，細味一生。

《一天》由趙堅堂及胡海輝攜手創作，趙堅堂更兼任導演及唯一的演員。趙堅堂在過往多次的獨腳戲演出中一人演活多個角色。是次製作更配合錄像及現場音樂伴奏，帶領觀眾進入時光隧道，遊歷了他一生的傳奇，同時見證着香港歷史的變化。其他幕後精英尚包括阮漢威（布景及服裝設計）、楊子欣（燈光設計）及陳沛正（作曲及音響設計）。

趙堅堂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，主修表演，在校內兩度獲得傑出演員獎。二〇〇八年獲香港舞台劇獎「傑出年輕演員獎」。近作有影話劇《醉香》、《搭枱》、《獨坐婚姻介紹所》及黑犬劇團《黑古勒突》等。

胡海輝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，主修導演，曾憑《夢起航》獲傑出導演獎。〇一年獲頒發香港舞台劇獎「優秀青年導演獎」。現為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講師。

粵語演出的《一天》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，七月十七日（星期五）晚上八時、七月十八日（星期六）晚上八時及晚上八時在沙田大會堂文娛廳；七月二十五日（星期六）晚上八時及二十六日（星期日）下午三時在屯門大會堂文娛廳演出。門票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發售。查詢可電二六八七三二五。

【本報訊】記者鍾麗明報導：「毛主席是人民心中的紅太陽……」在雲南農村長大的潘庭宏，對毛澤東十分崇敬，寧節衣縮食，把辛勤積蓄都用來購藏毛主席像章，二十年來，共耗資一千萬元人民幣，收藏了超過五十萬件毛主席及紅色文物，其中三十四萬件是毛主席像章，並於雲南開設了私人博物館，專門陳列他的珍藏。

購藏像章走遍全國
潘庭宏帶來了五千件毛澤東像章及文物來港展出。出生於雲南曲靖市富源縣的潘庭宏，原本是一位農民，一九八八年起，開始收藏毛澤東像章。他說，當時一個像章大約一至兩塊錢，他每月的收入大約百多塊錢，因家裡種田，吃的都是自己種的，因此，幾乎所有收入

都用來買毛主席像章，吃的穿的都十分簡樸。一九九一年，潘庭宏在國家政策幫助下，得以轉而從商，成爲一位企業家，從事天然礦泉水生意。他說：「國家過去貧窮落後，社會不安定，如果沒有毛主席和前輩們的艱苦奮鬥，我們沒有今天的生活。」

方形襟章難得一見
起初，他只在縣附近尋找這些像章，後來更走遍全國二十多個省藏。終於，在雲南的富源民族文化生態村中，開辦了他的私人紅色文化博物館，將藏品陳列展示。潘庭宏表示，現時毛主席像章賣十元至數千元一個都有，其中錯體的最爲人追捧，他說：「毛主席像章多數都是向左看，但有些是向右看的錯



由毛主席像章砌成的中國地圖



各種款式的毛澤東像章



潘庭宏收藏逾五十萬件毛主席及紅色文物

體，由於數量少，價值數千元一個。」他自己也藏有一些向右看的像章。今次展覽的毛主席像章，林林總總，有不同的形狀和設計，除了平時常見的紅色圓形襟章外，也看到一些用有機玻璃製造的方形襟章。潘庭宏說：「從前



由毛主席像章砌成「香港加油」四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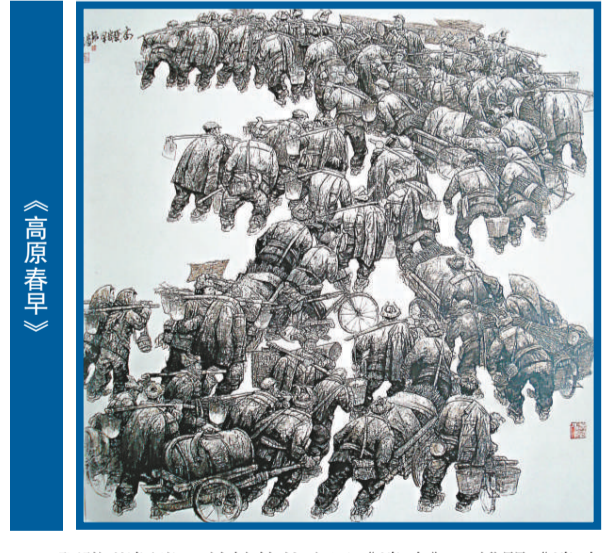
▲六十年代繪有毛澤東與林彪像的碟子
的人民都必須戴上像章，若不配戴表示你對黨不滿，因此，生產了各種款式的毛主席像章。」在展覽中，他還將像章砌成中國地圖、「香港加油」、「慶回歸」、「爲人民服務」等字。除了毛主席像章，還有慶祝共產黨成立五十周年的紀念品，以及毛主席雕像、銅像、繪有毛澤東像的杯子和碟子等。今次是潘庭宏首度來港，當他聽聞香港的嘩嘩街會有毛主席像章時，表示也很想去買。他說，不論在哪裡只要見到毛主席像章的話，他都會購藏。他認爲，香港是面向世界的窗口，今次來港展覽，可同時向外國人介紹紅色文化。「毛澤東像章慶回歸」七月一日在尖沙咀新太陽廣場及大埔超級城展出，並於七月二日至七月七日在元朗廣場展出。

視藝傳真

美術編輯：李志文

董振堂爲新疆建設寫史

在新中國六十年建設史上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歷史不容忘記。正是有了兵團人的艱苦奮鬥，祖國西北邊陲才多了一道道絢麗的風景。這麼多年來，有一位生於河南鄧州的中原漢子，把畢生心血傾注丹青，默默地爲兵團人塑像，爲新中國的這段建設史譜寫輝煌詩篇。他就是現任新疆美術家協會理事、新疆兵團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董振堂。



《高原春旦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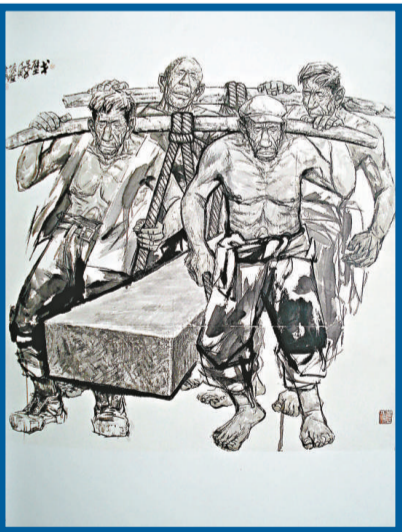
認識董振堂，始於他的畫冊《邊魂》。掀開《邊魂》，只看了一眼，就被深深地震撼了：多少滄桑與磨難，多少血汗與奉獻，才能凝成這一幅幅苦澀而又高亢的歌啊。

遠走他鄉與兵團結緣

四十多年前，「文革」那段特殊的歷史讓這位中原漢子遠走他鄉，在邊疆扎根抽芽開花，挺立爲一株枝幹虬然的大漠胡楊。



《菩提》



作品《紅日》



作品《戈壁號子》

1942年，董振堂生於鄧州市一個偏僻鄉村。從鄧州藝術學院畢業後，他因「出身」問題備受煎熬，懷揣一支畫筆、二斤糧票和借來的二十元錢，登上開往西北的列車遠赴新疆大漠，這是1965年。

新疆建設兵團收留了他。他先在團裡出板報、做雜務，後來被調到團裡放電影，繼而被安排到石河子師範學校當美術教師。

放電影的工作讓董振堂走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基層單位。期間，他每天都要看到、聽到一些兵團建設者的英雄事跡。在深深的感動中，他把這些人、這些事在腦海裡揉搓、發酵、昇華，凝成一個個有血有肉、活靈活現、個性鮮明的「兵團人」。

夜以繼日爲兵團塑像

從那時開始，董振堂除了教學，幾乎謝絕一切活動，日夜沉浸在畫室構思、作畫。「我筆下的每一個兵團人，都是偉大的，我是用心在畫他們，他們能經滄桑的臉印證着沙漠變綠洲的不易，他們臉上深刻而細密的皺紋，記錄着兵團人的艱難與輝煌。畫他們的時候，淚水一次次模糊了我的雙眼。」

正當董振堂全身心創作「兵團人」系列畫時，他患了胰腺炎，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來。病愈後，他立即恢復創作，過度勞累又導致了糖尿病，被迫再次住院治療。身體剛有好轉，又立即揮毫瀟灑。

夜以繼日，寒暑幾易，三年零七個月後，《邊魂——董振堂兵團人水墨系列作品集》終於面世。這組大型水墨人物系列畫共五十多幅，大的一幅近七平方米，塑造了三百多個人物，構成了一幅《屯戍成邊》的宏大

畫卷，它鐫刻着一個英雄群體近半個世紀的壯舉，慷慨悲歌和戰天鬥地的英雄歷程，被譽爲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一部畫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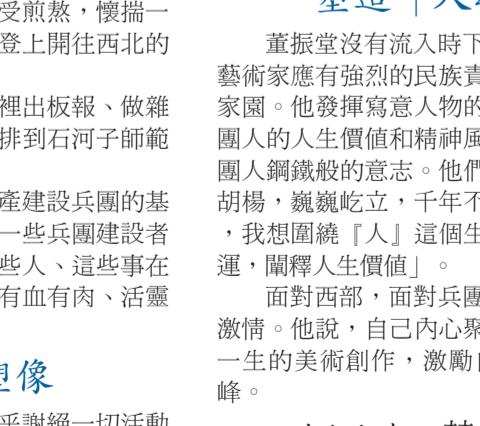
兵團的歷史通過董振堂的畫筆，清晰地呈現在讀者眼前。畫中人物有開荒造田的，拉犁耕地的，推車挑擔的，修渠引水的，駕車趕馬的；既有天當房、地當床、住窩鋪、啃乾糧、喝冰水的艱苦生活，也有鑼鼓喧天、引吭高歌、翩翩起舞慶祝勝利的歡樂場面；既有鬍子老兵、壯實小夥，也有稚嫩少年；既有中原奶奶、山東大嫂，也有上海姑娘。他們全是兵團人，個個栩栩如生，洋溢着英雄氣概。

塑造「人魂」闡釋人生

董振堂沒有流入時下美術界熱衷的商品畫，他認爲藝術家應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，堅守藝術家園。他發揮寫意人物的長處，用畫筆真實地凸現了兵團人的人生價值和精神風貌。「艱苦的環境，煉就了兵團人鋼鐵般的意志。他們猶如大漠中的巨石，戈壁上的胡楊，巍巍屹立，千年不死。」《「兵團人」突出畫人，我想圍繞「人」這個生命實體去做文章。描繪人的命運，闡釋人生價值。」

面對西部，面對兵團，業已退休的董振堂依然充滿激情。他說，自己內心聚集的兵團人的故事，將伴隨他一生的美術創作，激勵自己在藝術創作上再上一個高峰。

本報記者 楚長城、通訊員 習中洋



作品《草原月》



Attasit Pokpong 作品中刻畫的人物，皆以東方人的形象爲創作源泉

泰國職業畫家 Attasit Pokpong 的中國個人作品首展 [solo exhibition] 日前在滬舉行。Attasit Pokpong 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，藝術因爲有了「人」才更有意義與活力，「人」是藝術的主宰者，更是藝術的表現載體，人總是通過面部和眼睛來表達真實的感受。「我凝望着他們，感受他們流露出的喜悅、哀傷、寧靜、憤怒、平和，甚至是恐懼，我想通過這樣一個以「人」爲載體的藝術展，用自己的筆觸去表達並傳遞精神的內涵，我試圖通過自己的作品，詮釋自己的精神世界。」

展覽策展人林祥告記者，生於一九七七年的泰國職業畫家 Attasit Pokpong，畢業於 Rajchamongkol 大學，他曾先後在曼谷、香港、日本、英國等地舉辦畫展，是一個具潛力的當代藝術家。

上海紅果樹畫廊主持人、藝術品鑒賞家趙婕表示，這次展出 Pokpong 近期創作，較之畫家早先的作品，風格更趨成熟，技法亦更精湛。

Pokpong 的作品皆以人物肖像爲主，都是東方人的形象，刻畫的是一個完全被精神化的「現實」世界，不同人群內心的那種孤獨無助、或沉默、或張口欲說，而這一切往往被人不自覺地隱藏着。Pokpong 的作品注重表現「具體」實像，依據自己所要表現的思想情感，從一個獨特的視角更深層次地勾畫出生活及人的內在一面。

泰畫家中城展肖像畫

本報記者 倪巍晨



作品《Schoolgirl》